

小品方輯錄箋注

■ 汤万春 辑注

■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小品方輯錄箋注

簡方春 輯注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储崇华

封面设计：王国亮

封面题签：春涛竹笔书

小品方辑录笺注

汤万春 辑注

*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九州大厦八楼)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75 字数：196,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

ISBN7—5337—0203—5/R·30 定价：3.90元

《小品方辑录笺注》序

唐宋以前，书籍主要靠手抄流传，数量有限，倘遇兵燹火劫，极易亡佚失传。隋代牛弘论书“五厄”，历举了隋前文献的五次大损毁；明季胡应麟又补论了隋后至明的五大灾厄，总为“十厄”。早期文献经此十厄而能存世者，百不及一。但有些亡佚的古书，经转录抄引，每散见于其它书籍之中。自宋·王应麟以后，人们开始注意亡佚古籍的辑复工作，至清而大盛，成为一门专学。辑佚古书是古籍整理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使一些亡佚的古书得以重见；凡被它书广泛引用而可供辑佚者，又多属重要著作，故辑佚的价值不容低估。重要中医典籍如《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雷公炮炙论》等都是通过辑佚而重新问世的。

《小品方》是我国南北朝时期陈延之所作的一部著名方书。隋唐时期，《小品方》与张仲景《伤寒论》齐名，同被视作医家必读之书。宋·高保衡等在“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后序”中说：“臣尝读唐令，见其制，为医者皆习张仲景《伤寒》、陈延之《小品》。张仲景书尚今存于世，得以迹其为法，莫不有起死之功焉。以类推之，则《小品》亦仲景之比也。”孙兆在“校正唐王焘先生外台秘要方序”中也说：“且古之如张仲景、《集验》、《小品方》最为名家”，可见其价值和影响非同一般。国内《小品方》约亡于唐末五代战乱，至北宋仁宗朝设局校理医籍时已“遗逸无全”了。数百年来，人们只能从其它文

献的散在转录中得见此书鳞爪。医界学者对这样一部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医学名著的散佚，无不为之痛惜，也对此书的辑复久悬期望。汤万春先生的《小品方辑录笺注》，在《小品方》的发掘、整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必将受到中医界同道们的欢迎。

二十多年前，我就在《江苏中医》1965年第10期上读到了先生的论文《陈延之与小品方》。后来，我到怀远工作，有幸拜识了先生，得到先生许多教益，并知道先生矢志于《小品方》的辑复有年，惜未及完工，即逢“史无前例”的浩劫。先生在动乱中含垢忍辱，《小品方》的工作也被迫中辍。“四害”除后，先生意气风发，锐志益坚，焚膏继晷，继续“文革”前未竟事业。其劳精苦形，艰难竭蹶，种种情状，难以尽述。书成后，承先生雅爱，惠寄清稿，粗览一过，深感先生用力之勤，学养之深。

辑佚古书，绝非简单抄录，非通儒博学者不能为。首先要遍览群书，广集资料，尽可能不漏。以往研究《小品方》的学者，认为《小品方》佚文，去其重复，尚可得300余条，1983年天津所出《小品方辑校》，所集近600条，而本书辑得880条之多，大大超过原来的估计，这是本书第一成功之处。辑佚又是极细致的工作，稍有不慎，即易出错。《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所辑医书21种，失误就很多。汤先生的辑本，不但蒐讨广博，且入辑有徵，不失为古佚医书的较好辑本。

笺注是本书又一成就。辑而加注，前人虽有先例，但先生的笺注，随宜发挥，不拘一格。或考释文字，旁征博引；或分析医理，发幽阐微。阙疑之处，一一标明，不作牵强附会之说；褒是贬非，直抒己见，全以临床实用为则。时先生服务于

安徽省荣军医院，地处县城，条件有限，先生又是在繁忙的诊务之余从事这一工作，而能臻此境界，诚属难能可贵！

近年报道日本发现《小品方》抄本残卷，虽仅存一卷，但对研究《小品方》，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资料。目前，日本残卷尚未见印行，国内无法见到。将来如何利用此残卷而使《小品方》的辑本更接近于原书旧貌，我想先生对此必有打算。

因我对先生辑录笺注《小品方》的经过有所见闻，又先睹了此书手稿，值此《小品方辑录笺注》正式出版之际，谨弁数语以作介绍。

顾植山

1988年元月于安徽中医学院

前 言

《小品方》一书，首先见于《隋书·经籍志》，而新、旧《唐书》亦均有著录。仅知为南北朝人陈延之所撰，其生平已无文献可考。此书对我国医学发展影响颇巨，唐代曾列为医学生必修课；在国外，日本延长五年，由政府定制的典籍规定：

“凡医经应读时间……《小品》为三百十日。……其中之博士，按大学博士之标准，供应酒食，并给灯油、赏钱，……《小品》……按小经标准。”（藤原时平等撰《延喜式》）按日本“延长”五年，为我国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距今已一千余年。《小品方》早为中外学者所重视，可见其学术价值非同一般。

我在二十年前，因涉猎《外台》、《医心》等书，发现远在北宋时期即告亡佚不传的《小品方》遗文，虽零散存在而内容尚丰，当时想，如能收集类编，大概还有很可观的篇幅。于是不揣谫陋，拟定辑佚计划：一、以《外台秘要》、《医心方》二书为资料的主要来源。这不但是因为二书问世时《小品方》原书还在，而且是因为它们所收录的资料较富，并多有明文可据。故取二书通读，随手摘出《小品方》的条文及与之有关的资料，然后再加以参校，分类编录，初步辑成资料稿；二、参考《肘后方》、《千金方》、《千金翼方》、《本草纲目》、《方剂辞典》（日·平岗嘉言编）、《本草和名》（日·深江辅仁）等书，补充上二书所缺，选汰互相重复、迭见的内容，使成一比

较“完善”的辑录稿本。

为此，我借阅、抄录了所需的古籍资料，编成了辑稿。并在《江苏中医杂志》1965年第10期上发表了《陈延之与〈小品方〉》一文。这或许算是我国关于《小品方》研究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字。

不料，“文化革命”却使我正要着手的第二步工作——笺注一搁就是十六年！直至今日，我才得以重新继续我十六年前做而未完的工作，历时一年，加写完笺注。

关于“笺注”，不论是原古籍加注还是辑本加注，都是古已有之的，当然也就有“体例”了。据《辞源》的解释，“笺注”：“表识书也。谓表明古人之意，或断以己意，使可识别也。如郑玄注《毛诗》曰‘郑笺’。”本人笺注《小品方》，只能说是无知妄作，焉敢比附古今贤哲。但又想，我们今天除了参考古人的“老谱”之外，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方便做法。

笺注中出注内容本着不厌求浅的原则，意在适应中等水平的读者需要。以为巴人俚曲，和者或广，这恐怕不足为宿儒大医所见笑吧？本书“笺注”首先碰到的就是古字、难字（尤以《医心方》较多），为了保存资料原貌，故一律照用原字，加注音义。对无关紧要的，则采用通行字和法定简体字。这在文字上难免贻人以“体例不纯”之诮，但经细想，似乎也没有更满意的办法。

资料则不管见于何书，凡文首标明“小品”、“小品方”（或“陈延之”云）字样的，一概照录。如资料后有“《小品》同，××同”者，均仍作《小品》资料看待，唯将“《小品》同，××同”等文字另加标志，以为识别。并皆注明出处。

各书资料，文字上互有详略美劣者，尽量采择较善文字，

或加注说明某书云某。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肘后方》的成书年代当比《小品》为早，但今天所能见到的《肘后方》，已历经后人增删补缀，远非葛氏原书之貌，也难辨陶氏“补阙”之实，其中混杂《小品方》资料，全为后人纂入，故不可不知。如系《肘后》所旧有而为《小品》采用者，均于文末照录注明，以便研究参考。

《小品方》的卷数，《隋书·经籍志》云十二卷，然其亡佚已千百年之久，今所得见保存其零散资料各书，大都未能注明摘引卷数，今所辑录，只求类编残丛，汇成一书，不遑计及分卷标提者，以无多少根据之故，况纵能勉强厘分原书卷帙，然也很难说即是旧貌，且也无关大旨。

还有，古书因系直行款式，故所有方后制服法，均云“右”药如何，今既改为横行书写，自当改右为“上”，特此一并申明，书中因系辑录旧文，故一仍旧贯，不予改动。

限于学力浅薄，加之十年浩劫，家藏文籍荡然，查考无书，故有几处义所不明，字所不识，虽遍询师友，终未获解，只得聊缀四字：“不详待考”。以俟请海内博雅教正，或容异日补陋之意，初不敢稍存敷衍之心。

我写《小品方》“笺注”，远道的友人不断来信对我鼓励，爱护之殷，溢于言表。另几位同志，不厌其烦地代查资料，代抄稿子。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我做好辑佚、笺注的信心。可我做得并不好。除了深自愧怍外，在此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汤万春

1981年4月26日夜

1986年元月19日夜改写

跋

怀远汤万春先生博儒通医，诊余之暇，覃思著述，出其余绪，网罗放失，辑佚笺注古医籍。自其而立之年始，至今岁岁勿绝。今以所撰《小品方辑录笺注》书稿见眎，且嘱为之跋。我于文献研究未尝究心，愧未有以应也。伏而读之，先生于《小品方》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辑录，从各医籍零散保存的“小品”佚文中，弄准大体，力争恢复其真面目，乃“客观”的方法，谓“整理”是也；一是笺注，以辑复后的“小品”原著为基础，疏通证明之，写出自己的意见来，乃代求原作者陈延之“意图”之“主观”的方法，称“研究”是也。尽管古医籍整理与研究之间的交叉，相当繁缛，而二者能统一之，既有资料校勘的整理，亦见专门研究的考释，按一定的目的和要求，使这本书正文与注文泾渭分明，眉目清晰。正文皆照录客观文献，注明出处，不作无根之谈。笺注中创合文字、训诂、音韵为一冶，旁证博引，使注的内容更加丰富、坚实，并发挥了著者的见解，于注中而见其意。使人能读，读而能解。达到文从字顺，章绝句断，医理文理相通，可供临床、教学、科研之参考。

比较起来，辑佚古医籍研究不太受人注意，其意义似乎也不大为人理解。在发掘祖国医学遗产中实实在在地存在这个问题。近些年来，出版的大量中医医籍，不乏佳作，但也显示出颇不平衡的趋向。很明显的就是编撰者对书题的选择。我们

经常可以看到“一窝蜂”现象，甚至为了出书，往往有不少人放下自己所学所作而趋之若鹜。我觉得，象万春先生之《小品方》辑录笺注工作，实际上是对研究者工力的一种考验，为深层次研究所必需做的一着，也是整个中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支撑。如果将医学史中若干有代表性已佚的医著，能分别作辑佚整理，这也就会使整个研究基础较前更为充实，也会使中青年文献研究者得到严谨学风的熏陶。当然，象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可能不易为人瞩目，亦不易一时见效，但却是一种切实有用之事。《小品方辑录笺注》之付梓行世，在学术研究上之可信性，将是一个明证。

任 何

1987年7月12日于宜城

小品方辑录笺注篇目

服药节度第一	1
述本草第二	5
伤寒温病天行诸证第三	9
虚汗第四	23
中喝、霍乱第五	25
七气第六	38
血症第七	40
咳逆上气第八	44
消渴第九	48
疟病第十	53
黄疸第十一	56
脚气第十二	59
心腹胸胁寒疝诸痛第十三	61
胸痹第十四	67
痢疾杂下第十五	68
诸风第十六	72
水肿第十七	83
淋闭关格第十八	89
虚劳第十九	94
腰痛失精第二十	97
妇人杂病第二十一	100

少小诸疾第二十二	129
情志病第二十三	146
百合病第二十四	149
奔豚、淡水第二十五	151
疟病第二十六	157
癰瘤恶核恶肉恶脉气痛热疮等候第二十七	160
痈疽丹疹代指第二十八	169
狐惑第二十九	185
湿腐疥癬第三十	187
面疮第三十一	188
狐臭漏腋第三十二	190
眼耳鼻唇齿咽喉第三十三	192
癰痔脱肛第三十四	201
打扑折损箭毒金创第三十五	206
诸刺汤火伤第三十六	212
救急诸法第三十七	214
诸鲛第三十八	218
食物中毒第三十九	221
虫兽狂犬所伤第四十	225
蛊毒诸症第四十一	233
射工毒第四十二	241
灸治法第四十三	246
解散第四十四	264
附录	280
后记	282
跋	284

小品方辑录笺注

服药节度第一

小品方云：凡病剧者，人必弱，人弱则不胜^①药，处方宜用分两单省者也。病轻者，人则强，胜于药，处方宜用分两重复者也。

凡久病者，日月已积，必损于食，食力既弱，亦不胜药，处方亦宜用分两单省者也。新病者，日月既浅，虽损于食，其谷气未虚，犹胜于药，处方亦宜用分两重复者也。

少壮者，病虽重，其人壮，气血盛，胜于药，处方宜用分两重复者也。虽是优乐人，其人骤病数服药，则难为药势，处方亦宜如此也。

衰老者，病虽轻，其气血衰，不胜于药，处方亦宜用分两单省者也。虽是辛苦人，其人希^②病，不经^③服药者，则易为药势，处方亦宜如此也。

夫人壮病轻，而用少分两方者，人盛则胜药势，处方分两单省者则不能制病，虽积服之，其势随消，终不制病，是以宜服分两重复者也。

夫衰老虚人，久病病重而用多分两方者，人虚衰，气力弱则不堪药，药未能遣病而人气力先疲，人疲则病胜，便不敢复服，则不得力也。是以宜服分两单省者也。

笺 注

①胜：读升(shēng)，《正韵》“堪也。”能经受之意。“不胜”，即经受不住。

②希：《尔雅·释诂》“罕也。”通稀。希病，即少患病。

③不经：不常。

又云：自有小盛之人(《千金》“自”作“世”，“小”作“少”)，不避风凉(《千金》“凉”作“湿”)，触犯禁忌，暴竭精①液，虽得微疾，皆不可轻以利药下之，一利便(《千金》“便”作“大重”)竭其精液，因滞著床席②，(《千金》“因”作“困”，“床”下无“席”字)动经年岁(《千金》“岁”作“月”)也。初始皆宜与平药治也。宜利者，乃转就下之耳。唯小儿不在此例。大法宜知如此也(《千金》自“初始”以下文字无)。

夫长宿③人(《千金》“夫”作“凡”，“宿”下无“人”字)病，宜服利汤药者(《千金》“汤”下无“药者”二字)，未必顿尽一剂也(《千金》此句作“不须尽剂”)。皆视其利多少，且消息之于一日之宽也(《千金》作“候利之足则止”)。病源未除者，明后更合一剂(《千金》作“於后更合耳”)，不必服尽，但以前后利势相成耳(《千金》无此句)。气力堪尽剂者，则不制也(《千金》“气”上多“稍有”二字，“剂”下无“者”字，“制”作“论”)病源宜服利药治取除者(《千金》“宜”作“须”，“药”作“汤”，下无“治”字)。服汤之(《千金》“汤”上有“利”字，“汤”下无“之”字)后，宜将④丸散也。时时服汤助丸散耳(《千金》此句作“宜将丸散时时助之”)。

夫病是(《千金》“夫”作“凡”，“病”下无“是”字)服利汤得差^⑤者，从此以后(《千金》此句作“此后”)，慎不中服补汤也。得补病势则还复成也(《千金》作“若得补汤病势还复成也”)。重就利之(《千金》作“更重泻之”)，其人则重弊也(《千金》“则”字在“其”字上，“重”字下有“受”字)。若初差气力未展(《千金》“展”作“甚”)平复者，当(《千金》“当”作“但”)消息之，宜(“宜”《千金》作“须”)服药者，当以平和药逐和之也(此句《千金》作“当以平药和之”)。若垂平复，欲将补益丸散者，自可以意析^⑥量耳(《千金》无自“若垂”以下一段字)。

夫有(《千金》无“有”字)常患之人，不妨行走，气力未衰，欲将补益，冷热随宜丸散者，乃可先服利汤下(《千金》无“乃”字；“汤”后无“下”字)，便除胸腹中瘀积^⑦(“便”《千金》作“泻”；“瘀”作“搏”，“淡”作“痰”)实，然后可将补药(《千金》“将”作“服”“药”后有“也”字)。

复有虚人积服补药或中实食为害者，可止服利药除之。复有平实之人，暴虚空竭者，亦宜以微补药止以和之，而不可顿补也。暴虚微补，则易平也，过补喜否^⑧结为害也。(《千金》无此段。)

夫极虚极劳病(《千金》“劳”上无“极”字，下无“病”字)，应服补汤者(《千金》“者”下尚有“不过三剂即止”六字)；风病，应服治(《千金》“风”字上尚有“若治”二字)风汤者，此皆非五、三(《千金》“皆”上无“此”字；“五、三”作“三、五”)剂可知也。自有滞风洞虚，积服数十剂及至百余剂，乃(《千金》“积”作“即”，“数十”作“十